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

乡匠列传

楚云
著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 Ltd.

乡匠传传

楚云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乡匠列传

楚云 著

内容提要：

小说以典雅古朴的笔触，描写了曾经或穿行于小巷里弄，或活跃于乡间的民间艺人：说书匠、钱刀匠、补锅匠、铁匠、弹花匠、篾匠、窑匠、石匠、铜碗匠、木匠、裁缝、煽匠、剃头佬、箍桶佬、榨油佬、……，这些荆楚民间记忆中的老行当，曾经是那么鲜活和实用。他们以精湛的手艺既显示出了该行当存在的必然性，又展示出了该行当的精粹和辉煌，有着独特的浓郁的荆楚乡村文化烙印。这些正在消失的农业文明符号，随着越来越多的老艺人的离去而消失，那些属于手艺人的辉煌时代，已成为人们脑海里最美好的故事和追忆。

ISBN 978-7-89900-541-5

出版时间：2016年4月

总策划：祁兰柱

责任编辑：晓虹

封面设计：刘艳红

出版发行：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

邮编：100010

Website: www.dajianet.com

E-mail: shuzichuanmeiapp@cnpubg.com

电话：010-58110486

传真：010-58110456

版次：2016年4月第1版

字数：119,389

定价：6.66元

ISBN 978-7-89900-541-5



9 787899 005415 >

目 录

盲人说书者
戗刀蔡
补锅匠
张打铁
弹花郎
篾匠伯
烧窑门
谭石匠
罗铜碗
姚骟卵
黎箍桶
伍榨油
剃头孙
俩木匠
瓦匠郑眇子
裁缝汪驼子
搨脸婆
补伞翁
鞋匠
炸糙米花
农事
整田

纵观中国史书——无论是正史抑或稗野，均不见那些穿行游走于穷巷僻弄的民间（手）艺人。由此可测，这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与引车卖浆者流的“下贱人”是大抵相当的——他们在历史混沌的长河中，可完全忽略不计，不足为传。套用佛家的口吻，便是“生即是灭，灭即是生。”然于生命个体，真是悲莫大焉！读者诸君如认为鄙人在胡说，这里却有明人凌濛初的话为证。他在《二刻拍案惊奇》第三十七卷中云：“话说世间稗官野史中，多有记载那遇神、遇仙遇鬼、遇怪，情欲相感之事。”就是没有盲人说书者、钹刀匠、补锅匠、铁匠、弹花匠、篾匠、窑匠、石匠、铜碗匠、骗匠、箍桶匠、榨油匠、剃头匠、木匠、瓦匠、裁缝、捋脸婆、伞匠、鞋匠……（在我总角之期，又见有炸糙米的）。所谓斗移星转，沧海桑田，岁月之河忽淹湍流至今，这些乡村曾经熟稔的匠人或老行当，也渐消隐沉埋于甑瓮之间。在可预见的将来，它们或将消失殆尽矣！中国由此便少了繁茂鲜活的乡土记忆。若任其荒圯湮灭，殊非可惜？余生于乡里，少时多见此类乡匠，现忆及前景，仍栩栩犹生，如立阿睹之中，倍感亲切。近日忽生一念，何不以秃笔颓毫，以一艺（人）一篇，枚记乡匠之众生相耶？固无力补天工之妙，然镂空绘影，立此存照，供后世追抚凭吊，岂非妙事？于是欣欣然、惶惶然铺笈泥录，冠其总名为《乡匠列传》，以兹追念。

盲人说书者

盲人说书者，邻村王家巷子人氏，人们背里都唤他“王瞎子”，但当面还得恭恭敬敬地称他“王先生”，因他脾气甚大，稍有不尊，轻则怒叱，重则盲仗横扫，令人十分的惧怕。他身材颇高，倘用《三国》中的话来形容，便是“身長九尺”了。若非瞽目之人，在地方上绝对是一条好汉。

在20世纪70年代的农村，根本无什娱乐可言，农民基本上还延续着几千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如有露天电影来村里放映，那真是比过节还热闹，男女老少几乎倾村而出，拖椅带凳地烩在一起，银幕前满是人，银幕后面也挤的满是人——正面挤不下，只好看反面了！

然露天电影不是月月有，一年也不过才一两次。在没有太多农活的时节，村人闲得极是无聊，于是便有耐不住寂寞的后生鼓捣：要不去把王瞎子请来说书

吧？

老人们欣然同意。于是请了一个管事的——通常是小队的队长，上吴先生的门，托他去请王瞎子。

这吴先生是我们一个小队里的人，夫妇俩皆是盲人，均靠算命为生。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他们是右手拿着一根竹杆探路，左手提着一面黄锒锒的小铜锣，走一步，便用一个小槌子敲一下，“铛——”地一声，锣声清亮、悠远。尤其是在村中午后的静谧里，阳光盈沛，这声音仿佛蕴着神秘的金色禅意，它滤去了乡村农事的沉重，生存的艰辛，使村庄清宁得犹如一汪湖水，变成尘世之外的另一个世界。

王瞎子是在七月流火的某一个傍晚出现在村子里的。其时落日熔金，晚霞绚烂，我刚放牛回来，正把水牛拴在那棵歪脖子桑树上，就看见吴先生夫妇二人一左一右陪着一个高大的盲人，缓缓地在村子里散步。我就知道，今夜有书听了。

说书场设在我儿时朋友棒槌家的禾场上。那夜的天空湛蓝如海，蓝的海面上泊着一锅白月，极肥极亮，像乡村少妇圆硕的屁股。禾场西南角垒着草垛，倘从远处看，它像一座孤独的山峦，横浮着，在朦胧的夜色里散发出幽幽的草香。这时它安安静静地卧在禾场一隅，似乎也在等待说书人的表演。

禾场上洒了水，故尔尘坩不惊，水气泅泅上腾，与薄薄的土腥气息杂糅在一起，袅袅弥散，令人散淡、舒泰而亲切。听者甚夥，人群排成扇形而坐，男人大多光膀子，女人们则穿着夏衫，手中俱悠悠地摇着蒲扇，貌甚暇闲。美中不足的是空中有蚊子，“嗡嗡”地飞来飞去，极是令人厌憎。不时响起蒲扇的“啪啪”声，那是人们在驱打那吸血鬼儿。

王瞎子坐在禾场中央，一袭青灰长袍罩身，浸在水一样的月色里，看上去竟隐有几分仙气。在他前面，摆着一张黑黝黝的小八仙桌，桌上有一个白瓷的茶杯，在皎月下似乎映射着别样的幽光。另外一个物什则是说书的道具——惊堂木。惊堂木长约三分，厚约二分，上面雕成六角的棱边形，木泽光润（大概是桑树之类硬木做的罢）。月上柳梢头时，王瞎子慢慢呷一口茶，又轻轻咳嗽了一声，用右手的大拇指和小指将惊堂挟起，其余三指搭在背上，缓缓举起，待略过肩头，在空中微微顿了顿，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急落直下，但听“啪”地一声响，极是清脆，刚才还喧闹着的禾场戛然寂静了，此时的月光就像一把刀斩下来，将

声音劈沉于夜的渊底（真是一木惊堂！），天地间只有一个浑厚的声音在回荡……

在我遥远的记忆里，那天好像说的是《三侠五义》。我被他极富情趣的评述带进一个新鲜、神秘而陌生的侠客世界：南侠展昭、北侠欧阳春、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侠客踏雪无痕，来无影、去无踪，他们会点穴、打飞镖、甩袖箭，用的宝剑削铁如泥，吹发立断……。说至势急处，王瞎子吐字如钢珠滚板，绵密急疾，却又字字铮铮亮堂，听得极为分明，毫不含糊。若到亢奋时，其声虬虬，宏震屋宇，并辅之以右臂挥舞，如翼德挥矛大战长坂坡，气势夺人。当平缓时，其叙述则若秋之长河，波平浪纤。他将情节拿捏得恰到好处，悬疑时吊足胃口，你满以为是前峰无路，经他巧舌如簧却又柳暗花明。假如传本中无什精彩处，他就用荆南方言插科打诨，逗得满场大笑。然纵使他说得如何地天花乱坠，还是有人不时发出零星的嘈杂。这时他便停下来，弹衣，整袖，泯茶，不愠不急，直至其他的人用目光将喋噪者弹压窒息，他这才“书接上回”。

这一夜直说到月移中天，人们犹不尽兴。王瞎子却不干，将桌子上的那个白瓷杯子一推，起身道：“今个你们把酒准备少了，没得酒喝，洒家如何说书？不说也！不说也！”

我一直以为他是在喝茶润喉，谁知是用酒！

一片哄笑声中，老村长赶忙站起来，大声道：“王先生，我们明天跟你准备几斤荞麦酒！”

王瞎子听得振声大笑，道：那我明天就专门说个喝酒的，《水浒》，如何？！

于是我又巴巴地盼望着天明，恨不得用竹杆将月亮捅下去，用勺子将太阳捞起来。待太阳升起了，又恨不得将其赶走，而将月亮捞起。

次夜说的是《水浒》中的《林冲误入白虎堂》片断。昨天虽说了一夜，但他毫无瓦缶之音，仍作金石之响。讲鲁智深扔众泼皮进粪坑时，王瞎子且说且演，将众泼皮的丑态表演得惟妙惟肖。我至今还记得他的一个动作：全身蜷缩成弓，左手紧掩口鼻，右手在鼻前猛扇，不迭地说“好臭！好臭！臭杀洒家也！”引人笑得肚痛。然说至林冲与妻悲别离时，则声凄情切，如丧考妣，弄得场下几个妇人也跟着泫泣涕咽。他说书的语调高低抑扬、缓急顿挫拿到极为精准。譬如他在评说林冲在小店里买酒时，喊一声：“拿一酒——来——！”“酒”字拉得高而长，而“拿”“来”二字则轻快滑过，方寸起转之间，波澜腾挪，足见功力非同小可。

王瞎子评书有一个特点，就是将原传与自家创作相结合，无中生有，因此他讲的故事常出人意表，别有洞天。那天他讲高衙内如何如何的好色，就添油加醋地掺了许多故事：劈空添了一个名叫香兰的女子，此女甚是浪荡，被高衙内勾搭上，二人极尽淫流之事。王瞎子绘声绘色地将一些细节讲得纤毫毕露，活灵活现，人群中响起笑骂声。笑声是男人发出的，而骂声自然是女人了。当然不是真骂，是且笑且骂的那种。但他说的太露骨，还是有许多妇女走开了。

于是村人又给他起了个浑名：瞎说书。

王瞎子说书吃住都在吴先生家里。没过多久，便传出王瞎子与宋先生的闲话来。宋先生乃是吴先生的婆娘，虽为女流，但乡里人亦尊呼她为“先生”。宋先生眼虽眇，却是个极素净的人。与常常一身泥水的种田妇女相比，就有了几分城里人的况味。常有些婆姨既羨且妒地说：要是我能像宋先生那样，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做牛做马，就是瞎了眼也值！现在有了她的风言蜚语，那嫉妒便成千百倍地放大，而流言则跟着成亿万倍地放大，甚至连细节的言语都传了出来，流言布道者讲得眉飞色舞，宛如目覩。从此村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看宋先生的眼光就有了别样的内容。但宋先生一双盲目，哪看得见现世的污浊？因此浑然不知，依然还是和吴先生肩并肩，用了她的盲仗，一步一步地笨量着她黑暗中的生命之路。

自王瞎子那次进村说书后，就再没请他来过。大约是他的黄色故事讲得过于露骨罢——彼时淳朴的乡下大抵还容不下这般的无忌，但我们还是经常看到他。因为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叫化子王——或像武侠小说中描写的那样：丐帮帮主。

王瞎子这个丐帮帮主的地盘有多大？有人说是管一个省，亦有人说管一个地区，但更多人相信他只是我们县的“丐帮帮主”。而丐帮，是三教九流之聚所，里面多有藏龙卧虎者，所以大家平时对他很是敬畏，轻易不敢招惹。有一次我曾亲眼看过他身上挂着七个袋子，鹤衣百结巍巍地在路上走，细细瞧去，果与别的乞丐不同，自有一番气度。

然再牛的叫化子也得讨饭，不然何以为叫化？贵为“帮主”的王瞎子也不例外。每到冬腊闲时，农村的红白喜事格外多，王瞎子无不知晓，总是在东家将要开席的时候出现，不早不迟，恰到好处。这令儿时的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他们长有千里眼、顺风耳，消息为何如此灵通？！

王瞎子讨饭时，总有两三个跟帮。跟的最多是一个叫清平驼子的，还有一个叫义山麻子。他们一到主家的禾场上，便各自拿出一架百十来响的小鞭来，“噼噼啪啪”热闹一番。支宾先生（招待宾客执事的人）听到屋外小鞭炸响，就知道有叫化来了，忙迎出来，一边敬烟一边客客气气地把王瞎子他们接引到专门为叫化准备的客桌上，令人端茶倒水好好地招待，不敢有半点怠慢。主客寒暄几句后，清平驼子和义山麻子就拿出“拍搭子”（拍搭子者，即拍板也。拍搭子由两块竹片制成，用线串着，敲打时，将拍搭子挂在右手拇指上，一片竹版握在掌心，手肘微晃，将另一片竹版轻轻掀起，同时左手也握一竹板，按韵律节奏敲打拍版顶端，三版相击，发出清脆的声响。），一边敲，一边唱起讨饭歌。

讨饭歌大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喜庆类，二是悲伤类。喜庆类多是吉祥如意的内容，什么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合家幸福之类。还有给老人祝健康长寿的，也有祝主家读书的小孩考状元的，总之全是喜庆的话；悲伤类的是主家家里老（死）了人才唱。然不管哪类讨饭歌，叫化子唱的时间越长，主家就给的越多。

王瞎子不轻易上阵唱讨饭歌。若是主家邀得紧了，才说一段书凑凑兴。主家自是大大的高兴，便把好酒灌了满满一坛，让他带将去自饮。

讨饭的叫化子有两个行规：一不能上主家的客桌吃饭；二是只准吃不准带——可以吃得撑死，但不能带走一粒饭、一簇菜。但对于王瞎子带酒，有无行规却无可考了。

乡人敬畏王瞎子，除了他脾气大，亦还敬他是个义丐。

我们邻村里有一个姓孙的书记，据说家财万贯，住的房子犹如金龙宝殿，却将自己七十多岁的老母赶出家门，住在村头一个破窑里，吃也不管，穿也不顾，任凭老娘自生自灭，村人看在眼里，自是义愤得紧，但惮于书记的权势，竟无人敢明言斥责，唯腹诽不已。

话说这年孙书记的小儿子结婚，贺客宾朋如云，好不热闹。孙书记大感有颜面，正洋洋得意间，忽瞅得王瞎子率领一百多个乞丐，蓬头垢面地浩浩荡荡而来，大呼小叫地要吃要喝。孙书记见这阵势，脸都唬变了，唯恐闹出事来，耽误了娶媳妇，只得好烟好酒好肉地招待。这帮叫化也不客气，斜臀歪腩地围坐起，手抓爪捞，风卷残云似地将盘盘碗碗吃得精光，桌上滴满汤汤水水，脏不忍睹。待吃喝罄了，却又不散去，聚在一起，个个将竹杖齐齐捣地，合声唱起《十跪谢母恩》

来，声震长空。孙书记大窘大悟，忙跑到寒窑里，把枯如芦秆的老母背回来，拉上婆娘，当着千人百众的面，下跪，磕头，请罪，三亲六眷也都上来说好话求情。王瞎子“哼”一声，也不说甚，一挥竹杖，众乞丐唿哨一声，风流云散而去——从此地方上再无虐待老人者！

后来王瞎子年纪大了，便再不乞讨，衣食自有下面的乞丐供奉。不过他的酒瘾是愈来愈大，腰间挂了一个酒葫芦，须臾不离。那酒葫芦者，正是林冲雪夜上梁山枪挑的那种形状也。有好事者便问这葫芦是哪来的？他高深莫测地一笑，道：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送洒家的！说得极其认真，那种不容置疑的口气，就是林冲本人听了，也会相信有这回事的！

但他终究还是死在酒上。

大概是 1986 年的冬天吧，一个极冷的雪天的早晨，有人发现他死在邻居的草垛里。腰间那个林教头送他的酒葫芦瓢碎成几瓣，地上吐得一片狼籍——他是醉倒在这，然后冻死了。他的这种死法，真达到了古诗中描写的那种境界：“不如来饮酒，仰面醉醺醺。”

王瞎子无儿无女，是个孤老。然逍遥地活了 87 岁，也算是高寿了。

从此，说书（者）在我们乡下成为绝响。

戥刀蔡

铁器，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中国的？有人说是西周，亦有人说起于春秋，至今尚无定论。然不论它诞于何时，自从有了铁或铁器，我们的祖先便告别“钻木取火”的荒蛮时代，渐步入文明了。《诗经》里说“伐木丁丁”，能发出“丁丁”声，大约是铁器了。可见彼时的古人，便知用铁器向大自然素材取物了的。而在平常农家的生活铁器中（非农具），与人关系最密切的大概便是刀和剪子。刀不仅用来切菜，有时也还砍枝戥条，一不小心，刀口便钝甚至崩缺了。剪子当然是裁衣裁裳，但它的刃口，却极好生锈。几天不用，便生了黄斑。当刀钝剪锈后，便得戥一戥了，再图锋利，由此竟衍生出一个行当来——戥刀匠。

在我泛黄的记忆相册里，穿行在我们那一带穷巷陋间的戥刀者，是一位老头，只知姓蔡，未晓其名，人们便称他“戥刀蔡”。

“戥刀蔡”大约六旬有余，中等个，头斑白，穿灰色的对襟褂儿，胸前挂一块蓝围布，腰里束系一根软带（据大人说那是气功带），足下踏一双滚边的软底鞋，全身上下扎停得利利索索，精气神倍儿棒。他说话打胸腔里出来，有铜音，嗡嗡地作金属响。村里人尤其喜欢听他的吆喝：

“磨剪子嘞～～戥菜刀～～！”

这调子沧桑、古朴、粗粝、悠扬，饱浸着远古才有的韵味，令人起思古之幽情。

我怀疑它是来自古时的谣歌。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我想这个“磨剪子嘞～～戥菜刀～～”的诞生，与“杭育杭育”颇为相似：均系劳动所出。其历史起源，大约稍晚于铁器。所以者何？盖因管子说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就使用铁器农具耕种农田了，在“杭育杭育”的耕作中，铁器岂有

不钝之礼？如是磨钱铁器的手艺（行当）便应运而生了——这自然只是我的妄加揣测。为探其滥觞，我曾查阅过许多资料，却无可佐证者。只有宋人吴自牧在其《梦粱录》载有“修磨刀剪、磨镜，时时有盘街者，便可唤之”之说，可见这一行当，在南宋时期就已流行了。

而那个“钱刀蔡”的出现，大抵都是在清明之前。这时所有的农具及器什，均躺在阴暗的角落里休养生息地睡了大半年，皆懒得生锈了。当“磨剪子嘞~~钱菜刀~~”的吆喝声一经在村头官起，它穿漫过宽阔的堂屋和飘满油腻的厨房，惊动了抽烟的汉子和剁猪菜的主妇，于是各屋里便响起“叮叮铛铛”铁器相撞的声音，不一会男人妇女便捧出一堆东西来：锹、犁、镐、斧头、镰刀、菜刀、剪子，甚至火钳……，只要是铁的，不管有用无用，俱捧将出来，叉叉丫丫的躺在地上，像赶集一般。

“钱刀蔡”肩上扛着一条板凳，凳长约一米又五，色泽乌黑，犹如在时间的老水中浸泡过几世几劫的样子。凳身皴裂，垒叠着刀戳斧劈的伤疤，浸透了岁月的沧桑。凳的前头缚着两块磨刀石，一块粗砂，一块细砂。粗砂是用来于粗磨的，如去锈、磨刀身，而细砂则是用来锋刃。在右凳腿上靠凳面处，还绑着一个竹罐，粗若小碗，深约二寸许，系用来装水的——若磨刀石上需淋水时，只微微侧腰一掬，便可取之，实在的方便。而在凳子的最顶端，则垂着一条布皮，长约一尺，宽如手掌，其背乌色，面却淡白——原来是一块背刀布。我曾看见“钱刀蔡”将刀磨锋后，在这块布上上下下翻飞“啪啪啪”地再磨一番，大概是在抛光罢；而在凳前头约二尺的地方，还有一个方形的铁箍，铁箍前方，嵌有一个木楔——这是用来架刀的工具。因凳面凹凸，所以上面铺了一块坐垫以免蜇屁股——通常是烂棉衣或麻布袋之类。凳中间圈挂着一条麻绳，当架上刀或其他铁器，这绳子便套在上面，下面再用一只脚踩住绳子，这样要钱的铁器便被固定了。在凳子的另一头，还挂有一个坚实的篾篓，里面装着锤子、钢鏊、锉刀之类的小工具。

记得儿时曾猜过一条谜语，其云：“骑着它不走，走着不能骑”。当时打的谜底是凳子，但如今想起应该还不太准确：应该是磨刀人的凳子似乎才更确切些——除了小孩骑木马外，谁平时去搬凳子玩儿呢？三百六五行里，自然只有钱刀匠了。

蔡师傅没吆喝几声飘，村里妇女就把要钱磨的物什集中放在棒槌家的禾场上

了，如此便不用一家一家的上门去钱，节省了很多时间。

“钱刀蔡”把凳子放下，眯眯地对大伙儿一笑，算是打了招呼。他先不干活，却从凳底下抽出一杆旱烟枪来，那烟枪怕是有二尺来长，烟管是竹管所造（烟杆被摸得油润润的），前面套着一个黄锃锃的铜头。“钱刀蔡”从腰里一个小布袋里摸出一团旱烟叶丝，那烟叶黄灿灿，犹从太阳上捻下来的丝绒。他熟稔地将烟叶装在烟锅里，然后摸出火柴，“哧”地划燃，在烟锅上微微旋着圈，腮帮子亦跟着一瘪一鼓，只两三口功夫，那锅烟便红如炭火。

“钱刀蔡”美美地吸了一锅烟后，便劈腿往凳上一骑，恰似骑马，颇有几分大将之风。他一瞥睡在地上的那堆铁器，随手挑出一把最锈的菜刀，说：“这刀锈成这样，得钱了。”弓着手指弹了弹，又道：“这铁还不错，是张打铁打的吧？”也不待主人回答，便把刀架凳子上的那个铁环上，镶得牢了，再取出一把钱刀，极专注地钱将起来。

他所用的钱刀，形状却有些怪。它的把，恐有一尺多长（两头还有横扶手），而刀，却只七八公分左右，这造型，就像一个“十”字，把横拉长、竖缩短了。那钱刀大概是好钢所制，他就像刨木头似的，那把锈迹斑斑的菜刀，竟被刨出薄薄的铁屑来！

在钱刀时，“钱刀蔡”双手青筋豹起，沉静得像一块埋在地下的石头，视万物如无物，而双眼精光灼灼，似能穿透刀身。他先钱反面，尔后正面。在钱正面时，他钱得极慢，隔三四下便看看刀身与刃口。小孩子家对万事都为好奇，便问他钱刀的窍门。“钱刀蔡”停下来，看着问话的小伢儿，笑哈哈地说：你这个小家伙倒蛮会问的哩！想夺爷爷的饭碗啊？不过爷爷告诉你也不防，这钱刀哇，要把刀的两边都钱平均，让那刀刃在铁块的正中间。为么使要在铁块的正中间呢？因为这里的铁最好啊！要是钱偏了，以后刀就会嘴口。晓得了么，小家伙？！

钱完刃后，他又摸出一把锉刀，在刀锋的三分二处慢慢往刃上锉。他不用砂轮打麻，说是高速的打磨产生高温，会减弱刀具的钢性，用不了多久就会嘴口。钱刀的行家都用手锉，边锉还边浇水降温，看似无甚窍门，却马虎不得。

待锉出刀刃后，最后一步就是磨了——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一把刀磨的锋利与否，全仗于此。“钱刀蔡”先往磨刀石上浇水，等石吃透了，才把刀放到上面来回地磨，没片刻石头上便现出灰色的浆汁来。“钱刀蔡”一边磨，一边用

手指肚儿到锋刃去轻轻地刮试，这时他会眯起眼睛，射出电一样的光，仔细观察。愈磨到后来，就磨得愈慢。每隔两下，就端起刀，迎光看一看，料想到了火候，就拿出一条软软的布条，挂在刀刃上，用手轻轻往下一扯，那布条便断了。这时他便换另一块质地更细腻的油石，再磨上四五分钟，直至刃口上面现出一条淡淡的黑线，一把刀方才磨罄。接下来他把刀清洗干净了，右手捏提刀背，刀尖向己，刀把朝着主人，递过去，叮嘱说：“刀放好了，切勿让小孩够着！”

磨完一把刀，“戥刀蔡”定要再抽一锅烟，脸上又恢复悠闲散淡的情形来。这时剃头的孙师傅见机递上一把剪刀，说：老爷子，麻烦你郎个先帮我戥戥，我可天天盼着你郎呢！

磨剪子，相比磨刀就要多了几分难度，是个技术活儿。盖因剪子有两片，且细而窄，是个不大好侍弄的物什。农家的剪子，大多是来裁布的，相比理发剪子而言，却又肥厚些许。那理发剪，窄如柳叶，长只寸五，如此细巧的东西，非行家所不能磨。

“戥刀蔡”接过剪子，看了看，说：好货，纯钢的！扭肩从凳后的那个竹篓里摸出一把小戳和小锤，“叮叮”地将剪刀的中轴戳出，将剪子分开来，一片一片地磨。

起先磨时，他将剪片的角度竖得有些陡，大约五六分钟的样子，便放得平了。因为质地是纯钢，这把剪刀他磨了很久，以至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来。好不容易将两片剪刀磨好了，合在一起，刀尖对齐，依然将中轴铆进去，然后用铁锤将两面锤扁，不让剪片滑出。尔后将剪刀一张一合，试其松紧。须紧而不挟，松而不垮，这才恰合好处。否之松了则打滑，紧了则不利索。

磨好的剪刀在阳光下白晃晃的，如一条透明的鱼。“戥刀蔡”让孙师傅伸出指头，但见指甲森森，厚硬如盔，“戥刀蔡”用剪子嵌夹住孙师傅右手的大拇指甲，手腕不着力，只几个手指稍稍一紧，就听“咔”，一声轻响，孙师傅的一小片指甲飞将出来，孙师傅不由叫了一声：“好快！”“戥刀蔡”微微一笑，说：“是你剪刀好！”

村人都知“戥刀蔡”磨功好，却不知他是何方人氏？亦从来没有人去打听。在众生无意的忘却中，“戥刀蔡”的身影是越来越稀见了。一年，二年，三年……，亦不知过去了多少时间，只是在一个秋天的某一日，剃头匠孙师傅喃喃地说：那

个磨剪刀的老头子怎么老不来了？是不是死了？他唱的那个调儿真好听！

于是人们“咦”了一声，俱想起那个久违了的熟悉的身影，耳中也回迤起那个沧桑、质朴、悠扬的古韵来：

“磨剪子嘞～～戥菜刀～～！”

补锅匠

补锅匠，顾名思义就是补锅的了，人们又叫作补锅佬或修锅匠。补锅匠其实除了补锅外，亦还补水缸、陶坛、钵子、瓷盆、菜碗之类的容器。有手巧的，还能鑿字。至于其起源，相传起于上古的黄帝时期。三国时的蜀人谯周在《古史考》中说：“黄帝作釜甑”、“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若以此推测，黄帝时既有了锅釜，亦就应该有了补锅匠——但这应只是其滥觞。据我想，专业补锅匠的出现，应与铁器同时，可见这个行当，与铁匠一样，至今也有二千多年历史了。

在 20 世六七十年代的乡下，农户人家做饭使用的，大多是铁锅。锅为生铁铸造，性脆，易裂，农家的燃材又多是棉梗、秸秆、稻草之类，火烈焰猛，那锅如何经得起？日子一久，便炙穿了漏洞。若洞口较小（即所谓“沙眼”者）也还罢了，女人自个把锅取出，对着太阳，瞄出洞口，用棉花嵌塞得紧了，再在锅底抹上锅灰，亦可将就烧几天。若洞口太大，炒菜时锅里窜出火苗来，这锅，就得补了。

补锅匠跟铁匠一样，亦有着自己的小调儿：“补花碗，钉洋碟，补锅啰——”那腔板，那韵致，丝毫不逊于铁匠的吆喝。

穿行在我们那一带的补锅匠，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汉，姓石，名不祥，何方人氏亦不祥。他身短，就像长个时被什么大物件猛压了一下，挤得肢躯横向发展，故尔宽阔得像尊石墩。不知是否职业之故，他手黑如炭，脸若锅底，恰如灶王菩萨下凡一般。

石师傅的行头，颇为简单，就是一副挑子。有乡谚这样形容他们这个行当，谓：“补锅佬的扁担——两头翘。”石师傅的那条扁担，是桑木所制，坚而且韧，扁担的两头像牛角向上翘起，故尔弹性足好，它随着补锅匠的步履而轻微颠簸起伏，能减轻担子的重量，十分的养肩。

石师傅的担子，一头挑的是木制的手拉风箱，箱身已黑，显然已有了些年头。另一头则是火炉子和补锅的材料，如白煤、熔化生铁的坩埚、废铁锅片、砑糠灰、石灰浆之类，另外还有一些小工具如小榔头、铁钳子等。

小时候我曾多次看石师傅补锅，因此他的补锅之法，至今也还记得。

补锅的方法，分为冷补和火补两种。所谓冷补，就是不用火，用补锅钉则可。

这种冷补之法，大抵是针对沙眼这样的小洞，若大一点的裂缝或孔，就不行了的。补锅钉的铁质，不是生铁，乃熟铁所锻，有韧性，可弯，不易折。其钉头为锥尖状，而另一端则有个帽顶，其形如伞。整个铁钉约牙签长短。

那天第一个补锅的，是王木匠的婆娘。这是一个手脚粗大的女人，力大如牛，扛一包大米如扛灯草，系村里第一悍妇，她曾一个早上跟七个人吵架，均把对方杀得人仰马翻，落荒而逃。甭说女人，就是男人也不敢轻易招惹此巾帼英雄。所以她一来补锅，其他人无不让着。

石师傅不晓得这些，自在地上立一铁杆，将铁锅翻转扣于铁顶端，铁杆顶端有一个若铜钱大小的小铁圆饼，用其顶在锅的沙孔处，再用双膝顶稳了，从工箱里取出一柄小铁锤，在锅底外轻敲细打，打出个绿豆大的小眼来，再取出一枚补锅钉，在钉帽下抹一点石灰腻子，将钉脚从锅内向锅底外穿出，又在其外再套一个螺垫，用钳子将钉脚钳弯，让其盘扭曲伏紧贴于锅底，再取小锤敲打，待敲打得贴实了，里外再涂一点石灰腻子，这样便补好了一口锅。

上为冷补之法。

火补，却比冷补要麻烦许多。

要火补的锅，大抵漏洞破的较大，这样的锅，多是农家熬糖时熬破的。熬糖火要猛，烧的无不是干好的劈柴，烧将起来可真是烈火熊熊，而熬一锅糖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大半天。而农家在腊月熬糖，一熬就是五六锅，试想想，如此长时间的熬，便是啥铁也得化了！那锅岂有不破之理？

要火补时，石师傅那双眼就像着了火似的亮堂起来。他喜滋滋地安装炉子，支好风箱，敲碎白煤，将随箱携带的破铁锅片敲碎，“叮叮铛铛”地放进用于熔铁的坩埚里。然后在小炉子里放进小块的木柴，木柴上淋有少许的柴油，点火即着。待明火升起后，再往上面加些黑炭，随后左手拉动风箱，但听“呼哧、呼哧”响，炉火迅即被鼓旺，焰苗亮得刺人眼。烧得片刻，石师傅便将装满碎铁片的坩埚埋进熊熊的炉子里，再在上面覆上一层煤炭，以加速铁片的熔化。

在熔铁水的当口，石师傅取出一把尖嘴小榔头，在锅的漏处轻轻敲打，一是把烧坏的残铁去了，二是除锈，三是把破口钻大一点，这样才能让铁水和铁锅咬合。这几处手脚若是不做到位，补的锅便不牢靠。

熔铁为水，颇为不易。也不知熬了多长时间，炉内的铁片终于熔化了，铁水